



特別  
リ 6  
4099  
2



門戶印6  
4099  
卷2-2

# 報恩元岡



睡翁先生日記卷之二



附錄

輓詞

堂兄副司果熙祚

從弟人皆有如公復幾人安貧心樂道嗜義性崇仁  
獨拜 西宮閉仍扶東國倫皇天不假壽南望更霑  
巾

又

前郡守李時稷

當年 恩謝拜 西宮扶植綱常獨我公鐵壁千尋  
人不識可憐衰世盡盲聾

時乎嶷嶷且愉愉淡水交情到白鬚同老溪山違宿

約不堪今日過黃壚

又

司諫尹煌

晚折蓮花遭不辰平生姱節展何因當年慷慨西  
宮拜二百人中獨一人

又

知製教趙績韓

斯文失儒雅學習憶同遊獨向西宮拜甘從北學  
咻起膺昭代薦歸卧故山秋莫怪善無壽祇應餘慶  
流

又

宗人博士國澤

斯人歿矣乎慟哭復慟哭為善未獲福天道誠難測

特立世亂後平生歎大節漂泊湖西日情意更膠漆  
固非庸俗人論議何其烈憂國杜甫淚傷時賈生哭  
謂公將有為豈意老蓬華比年阻音微兩地苦相憶  
凶音一夕聞胡然而此極茫茫造化理何由問倚伏  
卓犖丈夫容相對知無日尚闕奠一酌幽明顏更惡  
草草人間事薤歌聲一曲斯人已死矣慟哭復慟哭

又

副護軍金聲友

吾君標格出流輩孝友家聲眾所推却署泮宮堅素  
志安貧窮巷蘊奇才殷勤去歲情相問慘愴今春夢  
忽摧多病未能躬執紼忍題哀輓淚盈腮

又  
夏山曹文秀  
國母昔失位白日 西宮閉多公上舍日早知爲臣  
禮違衆獨往拜倫綱振一世圭菴後多賢有兄而有  
弟正氣不復見爲之多出涕

遷葬時輓詞

安東權認

光海丁巳年 慈殿廢朝謁新榜二百生公獨拜  
西闕

汝方宅裏逢小子叨陪席磊落健風流定非塵俗客  
滿庭列五常先亡伯今傑仲也繼儒素叔季知循轍  
孝思徹泉壤求福卽啣恤新窳移舊封佳城萬世室

諸郎契義深辜負未趨役可憐流離子人事都拋擲

祭文

郡守吳行敏

嗚呼我公稟姿粹正喜怒不形物我無競甲午年冬  
來聘于此風霜六載與同甘苦節晚捷司馬名登國  
庠大論之日却署凶章羣怪聚罵擯斥江鄉自分永  
棄苟全姓名天心悔禍白日重明惟公先薦擢除  
齋郎清心奉公駿奔趨踰休告還鄉移拜右職奔走  
名韁公所不屑節係官于茲未卽趨哭若負幽明痛  
怛尤切

又

叅奉郭 鉉

鳴呼兄之來娶鄙門在於甲午之冬則屈指于今三十有五年矣兄之內相於我爲再從男妹則一家之親也我之祖母於兄爲同出一源則骨肉之分也節時有古今地有遠近志學之士慕道之儒恨不得同時同地相與切磋琢磨者不知其幾何而我與兄齒少一年可謂同其時矣居同陋巷可謂同其地矣學則同業志則缺十年蕭寺無非相從之日一壑草廬不輟對床之話所勉者孝悌所責者信義節有疑則質焉有事則問焉我有好利之心而見兄之無慾而止焉我有非義之萌而畏兄之嚴規而停焉自少壯

以至於今雖不敢妄謂爲善而不至於大過無狀之地者實吾兄之賜也以下缺

又

生員郭崇仁

嗚呼始吾與兄京鄉落落蓋無知緣甲午年冬來贅吾門聽君之辭君子之言相君之氣君子之容節溫溫寬厚之容視不得見琅琅金玉之音聽不得聞節平生好善疾惡忠信孝悌之行今其已矣半世相從相好惻惻切切之忠今亦無矣嗚呼哀哉

遷葬時祭文

姨姪宋浚吉

始吾先君於人少許可獨與吾叔驩也先君既沒吾

叔繼逝屈指于今三十年餘矣世道之嬗變人事之推遷何至於是兩家子孑孑然惟兩父志是講俯仰感慨長美脩夜之無聰幸茲和返橋山新舊偕引去先君幽宅纔十里而近則此實吾叔平昔之遺願豈諸孤孝感先靈默佑有此奇特奉柩周旋髣髴如陪遊侍坐於清坐挹瀨之間孤露愴感益無以爲懷也噫今日是何等時即使吾叔生今之時見今之事則其將以爲如何吾知英靈在天臨睨故都必且盡然而傷奮然而怒爲山爲河以壯本朝爲雷爲霆以掃妖孽陰隲後歿俾有以藉手見吾先君與吾叔於地

下區區之望惟在於此嗚呼江河不廢大名長存幽明雖殊精爽相交凡今之人莫知我悲嗚呼哀哉

告文

維 崇禎歲次己巳五月二十六日辛酉不肖子時烈性命將盡謹北望銜哀撰詞使孫前弘文校理疇錫敢昭告于皇考睡翁先生府君皇妣 贈貞敬夫人郭氏之墓伏以不肖受氣降生之時謂有瑞徵錫以嘉名幼稚之時妄有興起之心謂聖可學矣及至省事拘於坯質蔽於物欲一日之間違教悖理者十常八九則常責而勉之曰將使不世嘉徵委於虛地

不賤翁先生日記卷二  
耶因又責勵曰朱子後孔子也栗谷後朱子也欲學孔子當自栗谷始遂使讀擊蒙要訣又手抄已卯錄海東野言等書以授曰靜菴不可不學又嘗於青郊作詩以示曰梅月堂前水道峰山上雲蓋亦兼慕金悅卿也逮至成童則又使兼習科業曰門戶之計亦不輕矣又慮專意於此則嘗曰我曾王考命途好矣兩有賢胤子女壻又是名賢豈但科榮祿位之可比哉又當胡亂赴行在中路還書曰勿以亂離怠於學朝聞夕歿可也平日受教如此故自罹匪莪之慟益不敢自昧遂就金先生門下則師門之教一至於

朱子而又以栗谷爲大儒不肖於是益知得於家庭者路脉不差也年將三十始就蔭仕要以得一縣便養慈顏之計而忽值天地翻覆遂奉丁卯歲棄世長往之遺志隱遁山谷蔬糲養志若非府君固窮安義之節不肖者何所觀法而守志不渝哉及乎孝宗大王臨御之初猥蒙收召以食物優禮慈闈矣未幾讒入虜中宗國幾危遂反初服杜門讀書菽水爲養將以此終身矣旣而孝廟奮發大志因友人金益熙之來吊密諭聖意不肖於服闋之後不敢終守東崗敢赴宣召纔及畿郊已聞聖候違豫而

不暇錄矣 卷二  
趣召愈急矣倉皇入國密勿契遇超越千古遂許以  
歿生以之矣纔及半載 予劔遠遺默觀天運未能  
循送往事居之義矣其後一隨溫 駕更入修門蓋  
爲 貞陵之痛也此則府君所嘗舉其端而未敢畢  
言者亦我雙清府君之所以自靖者也事禮之初寢  
郎徵異此則粗酬先志之一端也不幸有尹鑄者姦  
孽之所生也早以蠡管之見誣毀朱子之道而尹宣  
舉以名家之子率諸少黨助其說大行其勢極熾不  
肖憂懼之甚不自量度竊不自遜敢效孟朱距詖闢  
邪之義苦歿排抑以致仇怨溢世乃於甲乙之年竟

被鑄肆毒始竄北荒自北而南自南而復南柁棘海  
上六年而蒙 恩仍有 恩召非不知蹤跡之難安  
而敢遵程子西監之義仍被 聖母手札之畱此蓋  
府君少時場屋所賦手詔勉畱高太后故事也心竊  
感動因仍數月而歸其後一出專爲尊周大義 孝  
廟世室以明大本也自是之後鑄之餘孽日夜窺伺  
復成今日之禍始謫瀛海又有拿鞫之 命令嚴星  
火束迫多端殘骸危喘勢將中道而盡矣北望 寧  
陵東眺松楸從此永訣矣瞻望哀省之禮不復盡其  
誠心矣嗚呼悲矣大抵不肖受教非不勤矣非不



矣而氣質偏駁與人寡合以有今日此則不孝之大者罪咎何及然而推原原始則實本於尊朱子明春秋則終不負遺教也又與栗牛兩賢同其破敗昔羣小毀易學宮聖賢塑像腰脊斷絕又上攻程子而請斬之辱竟及於朱子則朱子自以爲光華今日則不但朱子蒙被詆誣賊鑄曾謂孔子不足諱又以奴服擬之於孔子過宋之服以至於以譏侮孔子之語試士於大成殿下則其爲驚慘何異於塑像之腰脊斷絕乎昔盧仝但以抱春秋究終始退之猶謂苗裔當蒙十世之宥今清陰先生身任天經地義有功於天

下後世如何而今其孫不保性命又其孫以忠貞而抱冤此尤國人所悲也大抵榮辱以時惟其所與同如何耳以故不韙之名雖上及府君而不肖之心不以爲羞也况 孝廟褒獎德音炳如日星者乎不寧惟是清陰先生發揮大節於碣文慎獨齋金先生以健筆書諱書字於表額以寓嘉尚之意其表文又府君所嘗賞之宗弟浚吉文也諸賢之表章如此則其狐鼠輩之淫辭何足爲有無哉所可怪者府君於丁卯賜不肖書比尹八松於胡澹庵八松於府君誅輓極稱 西宮之拜而今其孫乃敢爲罔極之誣是其

罪不獨在於吾家而在於渠家矣此何關焉嗚呼言  
有盡意無窮又且臨絕之際語無倫脊伏惟尊靈並  
垂照鑑焉

祠堂上樑文

文正公著

云云恩津世家漢師舊族三賢閭之嘉會鳳彩奎章  
雙清堂之聳標桂馥蘭郁伊皇考之懿德當亂世而  
彌貞伸正義於金墉大倫於焉扶樹斥兇議於芹館  
羣邪爲之彷徨云云

靖節祠春秋享祀祝文

文純公權尚夏著

生稟正氣獨扶天綱光前啓後日月偏疆尊俎潔清

黍稷芬芳於千萬年歆我心香

遺事

姨姪宋浚吉著

公忠信質慤剛毅慷慨不問可知其爲節義君子見  
義必勇惡惡如讐方丙寅 啓運宮喪 上服齊衰  
杖期公以齋郎在 齋所聞而草疏示余曰今日杖  
期之制卽異時追崇之兆廷臣但以降從期制爲幸  
而不思以杖卽位便是三年之義吾欲入文字劇論  
之如何余曰所論誠然然出位之思交淺之言君子  
所戒願更商量公思之良久曰爾言是也亟取藁毀  
之後果如公所慮又嘗憤某鄉士風悖甚與竹窻李

公倡爲闔境停舉之論余又白古語云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治之以不治乃所以治之何必爲已甚之舉若如所論恐或生變願勿主張公初不以爲然而竟從吾言余每念公年紀已衰屢經禍故而氣槩嶄爽猶如許余之眇孱摧縮在壯時已然自誤而誤公追思至今未嘗不愧汗沾衣也

公旣扶樹綱常大節卓然未嘗持以自多亦不欲見知於人謙挹自牧家貧屢空晏如也視世之夸毗詡舞者若將浼與余先君及竹憲公相許爲知己每佳辰令節詩酒相邀徜徉水石間若無意於世 反正

初公以薦拜 齋郎先君與竹憲公亦從宦在洛公自 齋所入城則必直到先君所館邀竹憲公同衾而寢昂坐諧笑連日夜不厭不曾持刺詣人爲求聞計余時從坐隅竊歎公恬靜之操可勵頽俗而友道之篤亦季世所未聞敬葺之心不忘越數歲先君與公相繼下世後十年公之猶子主簿君與竹憲公效節於江都之變余嘗館於主簿君所見其操履端確一遵公法余於是益歎公之家世節義相尚自有其傳而取友之端又如此亦奇矣後之君子或有以知余言之非誣而興感於斯焉

公於我先君爲姨弟公事我先君猶兄而視余猶子  
先君視公猶弟而余事公猶父嘗以第三子今持憲  
託之先君先君育于家子視之余仍與有骨肉之義  
歲丁卯先君棄不肖孤公操文哭盡哀時和事已成  
公既失我先君又遭世變忽忽不樂有辭家長往之  
志遂與余約同居以送餘年計已定而公之猶子師  
傳君白公妹弟年已長許嫁而後往未晚也願少遲  
之公諾之無何公歿亡論積德行仁以公完厚克健  
之資迥出流輩必得其壽而竟止於斯命也于後公  
之女歸于竹牕公之胤監役君方居余隣使公而在

必踐前約久矣余每念之愴恨未嘗不以公之遺志  
勗持憲君云

愚伏鄭公嘗見公之胤叅奉君語余曰吾友李叔載  
嘗遇宋某於永山稱之曰宋某真箇如梅花人吾雅  
聞宋某新榜時事極灑落與鄭公弘翼相伯仲願一  
見而不得嘗以是語想像其爲人今見其胤亦如梅  
花可謂稱家兒而益信叔載之評爲不誣云

行狀

先君諱甲祚字元裕姓宋氏始祖大原官至判事或  
云初名堅事見麗史其後有諱明誼官司憲府執端

與鄭圃隱諸賢爲一時名士嘗按廉嶺南有諸賢送  
行詩至我 恭靖大王朝有諱愉隱德不仕自號雙  
清堂又歷尚州判官諱繼祀禮曹正郎諱順年二世  
而至都護公厥緒彌大 宗廟奉事府君孝友出天  
居喪盡禮有白燕巢廬人以爲孝感所致與弟圭菴  
先生麟壽妹婿東洲成先生悌元并德齊微講道于  
家人號其居爲三賢閣都事府君早失所怙受業于  
圭菴先生孝友謹篤謙退自守不求知於人故不大  
顯李淑人性端嚴靜肅嘗夜鬼火逼至淑人凝定自  
持以埃自滅居與尹元衡比隣元衡以嬖妾蘭貞冒

爲夫人其子女婚嫁以勢焰率常致搢紳家淑人一  
以疾辭終不往先君都事府君之季子也以萬曆甲  
戌閏十二月十日生於漢陽里第端好靚秀肌膚玉  
雪語聲琅徹父母特所鍾愛纔免懷而李淑人歿既  
長每恨不省其顏色六歲就教官金謹恭之門與羣  
兒例講于禮曹舉止閑雅應對明敏俞公泓權公克  
禮大加歎賞以爲真稱家兒也十一丁外艱始刻意  
爲學受業於簡易崔公公久聞其聰敏日課少微書  
二十板一閱輒成誦不錯一字自是華聞日著交遊  
日廣適值壬辰之變隨諸兄避兵于關東轉向湖西

懷德庄舍是時兵火之餘人不聊生先君以羈寄尤不能自存遂不暇於書冊旣而時事略定始得溫尋舊學時仲兄佐郎公邦祚清修好古以名節自尚兄弟之間自謂知己先君日受中庸大學語孟諸書不懈益虔先時佐郎公在公州別墅遺癘先君卽馳往直入佐郎公驚且泣曰汝以飢困倘或相染豈望生全急須起出毋益我病爲也先君泣曰古有庾袞吾從祖母病時吾祖考亦然自是家法兄何出此言也佐郎公知其意篤乃詒曰吾病已歇甚思生魚且朝夕之資已絕汝可往求諸林川林川卽姨夫宋公應

瑞也先君信之卽星夜往返則佐郎公亦遂起矣俄聞庶母權在清州亦被染復往入省則權作勢起推出門外卽拒門曰公何爲若是耶先君遂畱外舍待其病已然後乃退丁酉次兄知禮公承祚遇害於倭奴時賊兵充斥先君冒死奔往親戚止之先君曰鴿原情急暇顧軀命乎是時顛沛之中盡其誠信情禮無憾人以爲難其後每與佐郎公相勗曰吾家祖先世以德行相傳吾先妣淑質懿範考諸圖史實罕其儔而諸父諸兄皆不幸早世紹述前美以裕後昆者惟吾兩人而已爾邁我征夙夜無忝者其可忘乎丁

已中司馬兩試時賊臣爾瞻幽廢 國母號爲西宮  
而居榜首者又仁弘之黨李榮久也與爾瞻家人李  
方輿等倡議拜疏首陳不謝 西宮之意且請誅鋤  
右袒之徒永絕邪議之根疏成以腹心布羅泮門劫  
諸人令簽先是知其事者或不往既至而耻之或踰  
墻而走先君獨奮然曰臨事苟免非義也謂其徒曰  
今日之疏其說云何願聞之其徒咆嘯曰此何爲者  
問其名當重繩之先君徐謂曰欲知吾名取紙筆以  
來卽取筆大書姓名曰吾是某也其徒始謂可劫以  
威旣不可則益怒曰渠敢謀自脫以爲異議赤幟耶

遂以名聯書於是先君書肅謝單子遂詣 西宮謝  
恩方輿等愈激事將不測時朴鼎吉之兄泰吉與先  
君爲少時同門友也義而哀之謂鼎吉曰此人之名  
百世不滅時輩若罪此人流惡必長且其妻孥糟糠  
不繼今使其遭禍而十口不免餓歿則尤非所以積  
善也鼎吉感其言爲言於其黨事遂已只削籍後  
仁穆大妃使語先君女曰予十年憂辱知人臣義者  
惟乃父一人而已先君自是杜門田廬邈然無意於  
世日以訓誨諸子爲事饘粥不繼而怡然自適鄉人  
闢精舍於所居之傍請以爲師先君大闡造士之規

警諭諸生使知修己明倫之方嚴師弟子禮每朝參  
謁及請業卒業必行再拜禮而請益必起且搨白鹿  
洞規及九容九思等格言日使觀省居無幾士風丕  
變循循有可觀者逮 今上反正朝廷搜舉遺逸先  
君以沙溪先生薦補授 康陵齋郎甲子李适反京  
師戒嚴先君謂同僚朴烜曰公老親在賊路可急奉  
避此間事吾自當之遂抄 陵丁三十餘詣城門申  
該曹曰此時微官皆有效歿之義云云則該曹以爲  
齋所不可曠先君遂以所領交割該司還直所聞  
朝廷區畫惟惑失措事無可爲慷慨裁書抵所親在

侍從者曰願受一任可以自效者矢以歿報以伸畢  
義願忠之志云俄聞臨津失守 大駕南遷先君仰  
天痛哭曰旣失君父賊兵已逼生亦何爲不如自裁  
以白已志而已徐又自解曰溝瀆之諒聖人不取慷  
慨殺身無乃傷勇乎遂自間路艱關徒步以赴 行  
在賊已平扈 駕還都秩滿移授 慶基殿祠官  
殿在完山府日有紛華聲妓之娛至者鮮不誤敗而  
先君嘗從諸兄聞李淑人之遺戒故平生不近女色  
至是尤自矜持漠然無所入於其心人服其剛丁卯  
例陞司饗院奉事未及拜 命忽聞虜變卽爲書與



家人訣且戒諸子令一人將母避兵一人從沙溪先生麾下以遂勤 王遂自完山星夜西馳道聞 大駕去邠職事亦以 行朝供上之急卽已遞差而又值 昭顯世子撫軍南下遂自天安扈從完山未幾聞 行朝將與虜和虜使名稱旣不遜而自我奉承之禮又有大可駭者奮然歎曰朝廷縱不得不與虜和亦當以義要責曰君臣義重寧以國斃而 天朝不可絕也弘立韓潤俱以凶逆反讐本國無所容於天地之間必先斬二豎然後和事可成則庶可少挫虜意而軍民之氣亦少振矣不然而惟凶狡是聽甘

爲臣妾則寧蹈海而死耳旣而和事遂成先君遂決入山長往之計遍辭於親舊而歸會長子時熹歿於賊鋒其婦繼殞經營埋葬遷延未行翌年戊辰夏四月初一日以疾卒于村舍享年五十五先君資稟嚴重氣節勁特少時自以爲頗傷下急晚年更濟以寬和其見於儀形辭氣者薰然可親至其臨事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孝友之性出於天賦雖早失怙恃事生之禮不可得見而其追遠之誠至老彌篤每當薦享極其嚴敬雖盛冬必澡浴而行事仲兄佐郎公歿於關西先君瘦馬單僕觸熱奔喪往返數千

里號哭從柩如一日行路無以別於諸子自喪至葬  
凡七月之久而終不御酒肉不入於內雖喪畢之後  
語及必泫然流涕伯兄性多忤先君事之盡誠務順  
其意終得其歡心嘗至從子時懌家見男女親以授  
受愕然驚曰吾家禮法何渠遽壞哉平居簡重肅穆  
或竟日夜嗒然無一語家衆畏伏闕無人聲教導諸  
子必以節義學問爲主每至古人殺身成仁處必激  
仰而反復之使有歆動晚以栗谷先生所編擊蒙要  
訣授諸子曰修身事親之要莫過於此又手抄已卯  
諸賢事蹟而與之日使觀考蓋嘗曰靜菴栗谷兩先

生奮起偏邦蔚然爲一代真儒士誠有爲豈間於華  
夷古今哉蓋凡父兄之以科舉相勉者不得已也苟  
能有志於遠者大者如科舉外慕奚翅浮雲哉每以  
爲吾曾大父福命甚好蓋多賢子弟也丁卯完山以  
書戒其子曰亂離瘼矣吾家骨肉各在東西不知於  
於何所然汝勿以世亂怠於爲學必守朝聞夕成之  
訓可也若能篤信不失終有成就汝父歿無憾矣平  
生恬靜自守沈滯下位然愛君憂國出於至誠傷時  
論事感激動人 反正初嘗與李太常時稷語曰投  
虜二帥終必反噬以故主爲名此大可憂至丁卯果

驗嘗聞 朝廷遣李安訥通信日本慨然歎曰 二陵之羞百世難洗杯土纔乾忍與此賊爲好哉兩值去邠之變悲傷涕泣淚痕滿面人進之酒則却之曰君父何在最好人倫嘗聞表姪宋浚吉之居喪盡禮極加歎賞語及必稱某氏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至其邪回奸譎趨時附勢之類則鄙而絕之或不能正視其面以故不悅者滋多生理甚薄盖有他人所不能堪者然非其義也一芥不取與姨兄宋榮川爾昌李太常公及鄭處士璿友善以行義相尚當羣凶醜正之日歛跡江湖每良辰勝日詩酒相邀倘

徉於山水之間悠然不知老之將至最不喜自伐當榮父等投疏之日其所樹立可謂卓然魁嵬然絕口不以語人故子弟亦有不得聞者 今上初政以名超授右職者大者授臺憲小者除縣邑考其所爲則未有如先君之偉然而先君沈晦自處終身不見知而無幾微怨悔見於辭色之間者則此尤人所難者也晚自號睡翁盖見世人奔走於利祿之道故自托於睡夢之中而若無睹也嘗在京時酬人遊山詩曰曉起聞神鵲書來荷意勤湖山君所樂仁智我嘗聞梅月堂前水道峰山上雲是余心所慕永願謝塵紛

此可以見先君之志尚也先君歿後七年甲戌夏禮曹正郎鄭百亨司僕正洪恕副司果金德承郡守沈之源等上疏辭職下該曹該曹 啓曰臣等取見丁巳十二月新榜生員李榮久等上疏則聯名七十六人而 反正之後出入華要明知其心跡不然者多在其中以其最表著者言之如生員宋某當其時慨然發憤獨爲肅拜於 慶運宮聞者莫不歎服 反正之初特授叅奉以褒其節而今其名亦在聯書之中則他人之受誣者可推而知之也鄭百亨等使之行公何如 答曰依允噫此豈生前沈塞歿後愈著

者耶先君娶善山郭氏生五男二女長卽時熹次時默以鄉薦拜叅奉次時烈魁癸酉司馬今爲司憲府持平次時燾時杰皆業儒郡守尹爛監役李憬其二婚也時默生三男一女女適士人韓五福男皆幼時烈生二女適士人權惟尹搏餘皆無子女嗚呼以先君行誼志節見知於世必有卓卓可見者而早值昏朝窮約泥塗晚際昌辰又復沉淪才不爲世用志不得少伸而年未周甲奄至大故無乃世道之外耶抑所謂命數者使然耶嗚呼尚忍言哉獨其遺訓炳然使後人不迷於趨向者可謂至矣而不肖等質魯才

下行之不力無以副疇昔之望而慰泉壤之思不孝之罪孰大於是嗚呼痛哉始葬沃川郡東赤登江上以其水土淺薄且犯五患乃以癸未年二月初一日改葬于郡東南三十里利山縣金堂谷午向之原不肖子等寃號追慕無所逮及竊惟納銘幽堂揭表墓前以告後世蓋自近古以來未之有改而先君平生言行實有不可不傳者故敢述其一二以請于當世立言之君子伏惟幸垂憐而擇焉丙戌正月日男時烈謹錄

墓碣銘

故騎省郎宋君永叔余畏友也因之聞有弟元裕人多稱之問其行秉志不易堅直自遂介士也因之又聞其先德衆一口言心繇是益嚮逞常欲一見之爲快亡何而君與永叔俱不幸不及見以歿遂成千古恨自念異日不歿倘備乘槁杙之役當爲君續獨行傳而迄茲未有會也君歿時諸孤尚幼未能悉聞其先人行事後十九年君之第三胤侍御時烈始手創君遺行數千言及義故諸君所記錄造余屬銘曰願藉一言以爲地下重嗟乎余雖老病棄筆硯顧於君何可辭謹按君諱甲祚元裕其字也自號睡翁恩津

縣人鼻祖大原高麗判事其後有爲司憲執端者曰  
明誼至我朝有號雙清堂者曰愉有隱君子行高祖  
諱汝諧安東大都護府使曾祖諱世良 健元陵叅  
奉 贈戶曹叅判祖諱龜壽 宗廟署奉事以孝聞  
居喪白燕巢其廬幕弟曰麟壽世所稱圭菴先生者  
也宋氏固名族至是益大顯考諱應期儀賓府都事  
配曰李淑人判書潤慶女甚有婦德 萬曆甲戌閏  
十二月生君兄弟五人君最晚舉自幼端好瑩秀爲  
父母所鍾愛已而李淑人都事公相繼沒世喪除自  
勸讀書遊簡易崔豈門崔公丞稱其聰敏壬辰避寇

湖西人多捨業自便君兄弟相戒毋墜先訓講讀不  
輟丁巳中司馬兩試時奸臣愆恩錮 母后於西宮  
盡廢朝儀榜首榮乂等傳會邪議上疏請勿拜 西  
宮劫諸生署名衆不敢不從或有踰垣避去者君奮  
曰臨事苟免耻也前問此疏何義其徒盛氣核其名  
以懾之君徐言欲知我名取筆來卽大書姓名以出  
獨詣 西宮拜恩如例其徒甚恚無奈君何乃故爲  
污巖計竄入君名於疏中奸黨皆爭欲阱之適有救  
者止削儒籍君卽歸卧于家杜門讀書礮石屢缺晏  
如也鄉人慕其義閭塾以迎戶屢恒滿君嚴學規揭

古訓格言以導之未幾彬彬可觀 今上初用薦授  
康陵叅奉李适反簡率 陵丁願隸行伍討賊上司  
不許 上幸公州徒步赴 行在駕還移授 慶基  
殿叅奉丁卯陞司饗院奉事赴京城會虜警急 上  
幸江都未及拜 命先已遞官路遇 世子南下從  
行至完山聞 朝廷貶降媾和君慷慨言雖出下策  
必曰尊王之義無變先斬投虜二賊首然後和可議  
也如此庶幾折其狂桀而少振三軍之氣也既已聞  
媾成悲憤不自勝遂徑歸家欲棄世長往計已決會  
有長子喪未行明年四月朔日以疾終于家享年五

十五君天性孝友早失父母哀慕不衰祭必創慙仲  
氏死賊冒鋒鏑求屍返葬聞叔氏病疫卽日奔救於  
庶母亦然卒皆無事後叔氏卒官西郵六月往返千  
里哀動行路見者疑於子伯兄性嚴曲盡承奉終得  
歡心追奉李淑人遺戒終身不近女色在紛華聲妓  
之場寂若枯木平生剛毅好節義見古人殺身成仁  
者激仰欽動事有不可義形於色百折不挫少志學  
問趨向甚正常推靜菴栗谷兩先生爲師範手抄已  
卯事蹟擊蒙要訣等書授諸子勸行其在完山復貽  
書曰朝聞夕死聖人至訓佩服斯言勿以世亂妨學

終有成就吾歿無憾家庭慈愛之間常所戒勗者如此君雖勵於士行乎平居接人色笑可親至於取舍防畛截然見有美行者雖卑幼待之如尊貴不善者不少假色辭以故忌者多不喜與時人交所往還僅二三戚故歡然相得尚羊山水間以自適當斥榮义等也見者驚相告以傳而君絕不自宣後因有上書自辨者於是君之事始大彰著人益賢之君之內行甚備余不能盡述志其大都如此云君娶善山郭氏生五男二女男長時熹先歿次時默鄉薦叅奉次時烈司馬壯元以儒學徵拜持平次時熹時杰俱業儒

女適郡守尹爛監役李憬時默三男二女女適士人韓五福男皆幼時烈二女適士人權惟尹搏君之始卒葬沃川郡東赤登江上以地之不宜癸未二月改葬郡東南利山縣金堂谷午向之原嗚呼天既以正直剛大之氣鍾於君其於世必有當者而竟使沈晦以歿造物者果何意歟雖然迹其所自豈不爲狂流之砥柱也哉辭曰嗟元裕而志之確確今而行之卓卓兮而聲名之赫赫兮欲抑之而彌揚欲捨之而彌光夫夫也不自量也不殞厥正以篤胤慶惟天之定有歲千百有瞻斯石過者必式 崇禎丁亥八月日



不與翁先生日記卷二  
安東金尚憲撰光山金集書

墓表陰記

嗚呼此故睡翁宋公衣履之蔽清陰金先生銘其碣  
慎獨齋金先生筆之復有小表慎老大書其姓名若  
表德噫足以百世不磨矣蓋當光海丁巳彝倫斃塞  
錮 母后於西宮盡廢朝儀公以新進士奮然獨排  
凶論拜 恩如例一世竦動願見其面至有出涕者  
仁祖反正特授官以旌之丁卯有虜變公以爲此虜  
讎我 皇朝我國義不可通好常憤鬱亡聊欲棄世  
長往亡何遽歿公孝友天至律已治家嚴有法教子

弟必以聖賢爲準開門授徒多所成就與二三君子  
歡然莫逆白首如一日嗚呼公之節行旣扶植倫紀  
魁偉震耀而位終於下僚其形貌敦實重厚類壽考  
者而年又不及耆理之不可必也如是夫公有四丈  
夫子皆惇行服禮以承家聲而中丞君德學方進而  
未已豈公式穀之效而天之報施善人或者其在是  
也公於我先君爲族子而兼姨弟也最相歡嘗以中  
丞君托之先君而公視余猶子兩家兒奉承遺訓幸  
無失墜同聲并武猥被 兩朝之寵榮其來有自顧  
今二父皆不可見而孤露餘生俱已老大矣懼無以

副泉壤之望俯仰今昔爲之悲慨公之世系行實碣  
文備矣獨劉其一二大者且略叙平生誼情書于表  
陰如右云 崇禎癸巳八月日姨姪恩津宋浚吉述  
并書

墓誌

先府君諱甲祚字元裕恩津人 皇明萬曆甲戌十  
二月十日生於漢師之盤松坊四歲失所恃十一丁  
外艱府君自以孤身勉學砥行卓然有立壬辰遭倭  
亂從諸兄逃禍于關東轉至湖西之懷德縣以就宗  
族甲午聘我先妣于沃川仍寓居焉丁巳就公車取

司馬兩試時廢主幽廢 母后于西宮同榜大抵多  
凶黨上疏請勿拜謝 西宮府君憤然倡言不可凶  
黨怒甚闕然怵恟府君不爲動獨往 西宮謝恩如  
例事將不測適有救者只削名籍以錮之 天啓癸  
亥 仁祖大王卽位誅除奸兇 母后復正位號彝  
倫遂明於是文元公金長生薦府君于朝除 康陵  
叅奉甲子李适反府君簡率 陵丁請隸行伍討賊  
上司不許 大駕南幸遂從間道徒步追行未及而  
賊平 幸還矣仍扈 駕還都丙寅移奉全州府  
慶基殿丁卯陞司饗院奉事未及拜 命建虜入寇

上幸江都本院以行朝供上之急啓遞府君職時  
昭顯世子撫軍南下府君遂隸分朝有薦府君才  
略可大用分朝不報已而朝廷與虜講和以緩其  
兵府君聞之驚歎遂不入京仍有深入之意適長子  
與其婦相繼喪亡經營埋葬未卽決去翌年戊辰四  
月初一日歿于沃川之僑居不肖孤等始葬之郡境  
後二十七年先妣歿越明年丙申再遷府君墓三月  
甲辰日同窆于懷德板橋里七代祖雙清公兆下相  
去僅舉六七武清陰金文正公尚憲實銘其碣宋氏  
譜始自高麗判院事諱大原或傳其先實與礪山之

宋同源至諱天翊始別籍於恩云爾自判院歷二世  
至司憲執端明誼聲望與鄭圃隱李牧隱諸賢相埒  
是生進士克己其配高興柳氏早寡有節行後人稱  
頌不衰本朝孝宗大王命旌其閭是生諱愉是爲  
雙清公高標峻節度越今古高祖諱汝諧官至安東  
大都護府使曾祖諱世良用進士補齋郎有二子一  
壻金慕齋安國銘其墓以爲公長胤龜壽孝友天至  
叅判公志槩學問絕常壻成悌元清修好古其所謂  
長胤卽府君之祖官至奉事號西阜所謂叅判圭菴  
先生文忠公麟壽而世所稱東洲先生者卽成公也

奎文鳳章萃於一家一世歆艷名其所居爲三賢閣  
西阜公生都事諱應期學於文忠公能世其家娶廣  
州李氏兵曹判書正獻公諱潤慶之女持身御家甚  
有法度隣並有權貴甚橫少拂意家立碎故其子女  
婚嫁王子大臣家赴會恐後而夫人一皆病辭舉五  
男府君其季也府君有高志大節抱負甚重而平生  
安貧守義未嘗有枉已徇人之意治家嚴而有法嘗  
見從子家男女授受奴僕入內姑與女婿狎坐歎曰  
吾家先法亡矣丁巳司馬時禍福榮辱判於轉頭之  
頃而府君百折不挫衆流靡靡獨立亭亭非素養之

正所守之確安能如此哉觀此一事則餘可知爾其  
時凶徒患府君獨異思以污巖竄入府君姓名於其  
疏 崇禎甲戌同榜沈之源洪憲鄭百亨以名在凶  
疏上疏辭職廷議以爲當時節義表著者莫如宋某  
而今其名亦在疏中他人之被誣推此可知 上遂  
命諸人從仕如故後筵臣宋浚吉亦以陳達 孝宗  
大王嘉之命贈司憲府執義 今上初年不肖孤誤  
蒙 恩命猥貳政府遂推 恩三代府君 贈崇祿  
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都摠府都摠管  
先妣從 贈貞敬夫人夫人姓郭氏籍善山其上世

本出玄風故或稱玄風人考奉事自防甚有孝友行  
壬辰倭變奮不顧私從文烈公重峰趙先生憲效節  
於錦山 今上特命旌閭國初有爲三司左尹綏元  
其後有承旨垠名載國乘是夫人高祖也夫人天性  
絕異於人能通古今府君甚敬重之每日可謂出類  
人也府君不事生業至空無則只煮菜根以度朝夕  
甚矣其貧也而夫人怡怡然若自得者府君拜 西  
宮時道路傳言禍將不測夫人亦悠然曰事旣得宜  
禍所甘心癸亥府君受官亦無喜色曰恐人以我家  
爲得意者常教諸子曰吾以無慾故貧甚然亦以此

無愧悔事汝輩識之歲嘗大飢婢子以商人貨物入  
告曰商者飢甚願以此得一食夫人責之曰何忍乘  
人之急而邀利乎可亟除鼎粥而還其貨俄有不肖  
友生遠來飢去夫人覺之歎曰汝何不言汝不聞古  
人截髮事乎諸子讀書於傍則輒喜聞曰凡聲之可  
悅者無踰於此因以已意論其是非得失多有暗合  
於理者生於 萬曆戊寅二月十四日 崇禎乙未  
三月九日歿歿時諸子女環而泣之夫人微視曰止  
我意甚安泣何爲焉我願汝輩益篤友愛也長男時  
熹丁卯遊關西遇賊不屈力鬪而歿次時默縣監次

則不肖時烈次時燾縣監季時杰監役女適郡守尹  
爛監役李憬諸房無育獨時默生三男長基學次基  
德爲時杰後次基億爲時燾後早歿時默女適韓五  
福時烈生二女適權惟尹搏無子男以府君從兄典  
籤熙祚之孫基泰後焉嗚呼府君盛德大節先夫人  
深仁高識皆非今世所有而窮困而歿世惟不肖輩  
皆竊官位豈非不食之報歟惟其孫曾不甚蕃衍天  
將何以勸善也其有俟於將來歟不肖孤攀號無及  
謹撮其大槩如右刻而藏之墓前昊天罔極嗚呼痛  
哉 崇禎癸卯三月日第三男時烈謹錄

神道碑

我 寧考九年以筮臣宋浚吉言 上曰故進士宋  
甲祚昔當 聖母錮廢時獨詣拜 恩又太學倡邪  
議片辭以折之予實追嘉之其褒贈侍從官五月乙  
卯以司憲府執義告于第 今上初又推子 恩加  
議政府左贊成先是金文正公嘗銘其墓碣矣今復  
準格建碑于神道所以侈 聖恩也公字元裕少孤  
力學年四十四中丁巳進士公旣所立卓殊而方且  
泯然不有亦不以被錮見幾微 仁祖卽位授齋郎  
纔遷奉事而國家被虜兵 分朝有薦公智略可大

用者不報虜既脅盟公意常不樂有隱遯志戊辰四月一日卒後六年朝廷爲被誣人舉公丁巳事以證之 上深然之以故被誣人賴皆洗汚而公之節義始因著見於世丙申再遷墓葬于懷德板橋里其七世祖雙清公葬在其上夫人郭氏忠臣自防女母鄭氏夢月而生夫人略通書史有識量家甚貧至累日不舉火對公常有欣然色常戒諸子曰吾無慾故貧貧非可耻者亦不以榮達期勉焉世傳宋氏始出礪山其籍恩津者始自高麗判事大原至曾祖世良其長子西阜公諱龜壽孝友出天次圭菴先生麟壽女

壻成東洲悌元道德行義並著於世人號其居爲三賢閣事在金慕齋銘述西阜公生都事諱應期聘李正獻潤慶女公其第五舉先系子孫及言行之槩已具于文正銘此不復詳男時默今爲郡守時烈贊成時燾時杰皆縣監也孫基學基德基億基泰外孫尹季舉李德老前碣逸焉竊惟公抱負甚重若將有爲而竟殉身以沒只以一節見於後天意孰究焉然能以一身砥柱衝流使人人者皆知天顯之不可殄者天意其在是歟然不遇我 聖考之褒大曷樹其風聲如此哉公之事屢書於國史後有要刪者亦不遺

也夫銘頌先烈必請於作者而今可徵如此人將曰  
則私於親非所懼也故不肖孤自敢論譔次名於下  
如記禮者之說而亦以拜稽首以對揚 聖王之休  
命嗚呼可幸無罪焉嗚呼幼子童孫我皇考安貧守  
義未嘗忘溝壑其敢不夙夜祇承焉莊毅峻潔亦常  
晦默孰苟賤夸毗而忝焉孝友誠篤適追以終身今  
不服厥事是大傷厥心哉若是者皆無以上丘壠也  
嗚呼余小子既不敢無善而誣用告我子孫則乃復  
泣而拱手以俟夫百世之來讀者焉 崇禎乙巳三  
月日第三男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贊成兼成均館祭

酒時烈撰宗弟正憲大夫行龍驤衛副護軍兼成均  
館祭酒浚吉書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弘文館藝文  
館大提學金壽恒篆

碑後記

睡翁先生宋公在光海敦倫之日以新進士立奇節  
清陰金先生銘其碣稱道甚備後以男尤菴先生官  
高推 恩贈爵準格豎豐碑尤菴文以識之 肅廟  
末年臺臣建言宋甲祚節義實與宋朱議郎松靖康  
斥和事同其篤生賢哲紹承聖統亦同宜遵宋朝褒  
崇例 特賜榮謚 上亟是之下其章儀曹屬 上



寢疾未覆奏至 今上丙午筵臣以前事白遂 命  
賜謚如 先朝指太常以景獻上守義不屈曰景嚮  
忠內德曰獻奉 教可維月若日吏部郎金龍慶宣  
命於是乎公之德昭揭宇宙而益彰 聖朝追褒之  
典克媿前昔而無遺憾矣公諸孫謂茲事不可不詳  
載且公膺領議政加 贈在豎碑之後亦宜并記乃  
以命宜顯宜顯辭不獲敢略叙如右而若其羣行細  
大有原刻在大匡輔國崇祿大夫原任議政府領議  
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李宜顯謹述并書

謚狀

公諱甲祚字元裕號睡翁恩津人也宋氏自高麗判  
院事大原始著族姓書二世至執端明誼有盛名與  
圃牧二公並稱入我 朝有諱愉號雙清堂隱德不  
仕後世頌其節高祖諱汝諧安東大都護府使曾祖  
諱世良進士拜齋郎二子長西阜公諱龜壽官奉事  
以孝聞居喪有白燕巢于廬弟曰大司憲圭菴先生  
麟壽文章學行冠一世其妹婿成東洲悌元亦清修  
好古士也世目其居爲三賢閣西阜公生諱應期官  
儀賓府都事是公考也娶判書正獻李公潤慶女生

五男公其晚舉也自幼已瑩秀端序則見連失怙恃  
劬書自勵遊學於崔簡易豈崔公極稱之壬辰避倭  
兵自東峽轉入湖西寓居懷沃兩邑間不以創攘流  
離捨其業兄弟相勉講讀湖士皆推伏莫敢齒焉丁  
巳中司馬兩試時光海主政亂賊臣爾瞻等憇思用  
事錮 母后於西宮廢朝謁榜首榮久其黨也希其  
旨倡疏欲不拜 西宮費一榜署名盛氣以待之衆  
靡靡不敢難公獨正色前曰此何義也臣子而其忍  
之乎其徒欲怵懾之使人問其名公曰而欲知吾名  
耶取筆來卽大書姓名以與之獨詣 西宮拜恩一

世聳動感服至有泣下者凶黨怒甚欲中傷之適有  
爲公言者事得已只削其儒籍公還鄉杜門肆意墳  
典教授鄉人士彬彬有美風日與一二會心者歡然  
莫逆一切世故不屑也癸亥 仁祖誅鋤凶逆復正  
彝倫用沙溪金先生薦拜公 康陵叅奉獎之賊适  
叛公請簡 陵丁自編行伍被上司所格徒步赴  
行在未幾移 慶基殿例陞司饗院奉事丁卯邊報  
遽至公適下鄉聞警赴難在路已解官未及陪扈從  
世子南下有薦公可大用者不報俄聞廷議媾和慷  
慨不自勝遂有舍世長往意約士友隣居者將欲盡

室入深峽中計未成而歿戊辰四月也年五十五公  
孝友天至自以早歲父母見背沒身哀慕祭必創慙  
事諸兄如事父兄與庶母病癘躬自奔救仲氏歿賊  
冒鋒刃負屍歸葬叔氏習靜公邦祚剛直忤世黜補  
西幕以卒時當酷暑奔往扶轡千里哭返哀動行路  
常以母夫人遺戒自飭聲色紛華意泊如也接人和  
好可親而至辭受取與截然有防限性沈默嚴格平  
居或竟夕不言家人莫敢干聞人之節行美事必致  
敬重無間卑幼不善者則雖尊貴而唾鄙不少饒忌  
者衆而亦不顧見古人殺身成仁者輒擊節歆動若

身處其時者然盖剛果好大節堅直骯髒其天稟也  
公既內行淳備樹立卓絕又能勵志學問趨向甚正  
教諸子嚴而有法必以古聖賢爲準是其克生大賢  
爲我東世道之幸者有以也男長時熹遇賊西關不  
屈而歿次郡守時默次左議政時烈卽文正公尤菴  
先生也道德學問爲世儒宗 孝顯肅三朝待以賓  
師正時熹府使時杰其次也女適郡守尹爛監役李  
憬內外曾玄若干人公嘗慕靜菴栗谷之賢手抄已  
卯錄擊蒙要訣授尤菴兄弟曰此不可不學也丁卯  
虜亂在全州貽書誠之曰朝聞夕死聖人至訓勿以

不勝翁先生日記卷二  
亂離怠於學又嘗以聖賢統緒勉尤菴曰朱子後孔子栗谷後朱子欲學孔子當自栗谷始尤翁後必舉似此言而曰承教師門始知得於家庭者路脉不差雖以尤翁之資厚而德高其發軔自公有不可誣源大川豐理固然矣世徒知公以尤翁益顯而不知公自能不朽則是烏可與論公哉昔朱韋齋實生晦菴夫子而其靖康時黨議又能標樹人紀夫以公驚世大節而後承之有尤翁又何類歟此亦斯文之一奇也惜乎公抑沉下僚只以一節自見而所抱之不得展命也豈獨公之不幸耶然以一身而扶萬古之倫

常死生禍福凜乎有不可奪者則一截之味已足知其全體又何他求乎士之有氣節者不以名位而重不以耆艾而壽雖或閱千萬人歷累百世想像乎聲光激仰乎風烈彷徨涕泗如或見之若公非其人歟公家舊與延興公有通家之分 仁穆大妃在西宮也聞公事而義之後嘗私教于公之女曰予嘗志之不忘乃翁獨人臣也其時學官至有以獨拜 慶運宮爲題而試士者然公雅性謙挹絕口不自宣始榮父等患公獨立異竄入公名於其疏公歿七年同榜人鄭百亨等以名在凶疏上書自辨議者以爲節義

莫如宋某而名亦在疏中他人之被誣可知也諸人  
賴以洗汚公之事益自白焉 孝廟戊戌同春宋先  
生筵白公節義請褒尚 上問其詳嘉歎曰此人而  
見今日則當以爲如何也左右有言此宋時烈之父  
也 上益嗟賞曰宋時烈之賢有自來矣家世如是  
夫命贈司憲府執義後視尤翁職秩益贈至領議政  
鄭愚伏經世每服公清高比之植物中梅花而至丁  
巳事則曰與鄭弘翼同其灑落也清陰金文正尚憲  
習靜公舊要也著公碣文稱道甚詳有剛大正直砥  
柱頽波等語同春旣爲遺事數條而又提其要書諸

表陰其壙誌及最後神道之刻又尤翁所自著者也  
嗚呼備矣其可以考信無疑矣惟彼奸凶讒賊輩視  
正人如仇讎自尤翁之任世道尤被一番人所疾及  
已已禍作遂以昏朝孽臣之目並誣公而汚鱗之嗚  
呼信史不刊定論難誣 聖母聖考之褒美公者已  
重於鼎呂而諸先生所表揚亦皆耿然在世若日星  
明而丹青著彼乃設淫辭誣之者適自比於榮久輩  
竄名之奸於公何損焉跡公終始而公之賢尤可見  
矣 肅廟末年士林久有爲公易名之議丁酉臺臣  
宋思胤始疏論之 肅廟是其言命有司議處或言

公事行應謚法而其所 贈議政乃推子恩非爲褒  
公也宜且少俟適又 上又不豫未遑典章議遂姑  
寢識者咸惜之至 今上丙午五月 筵臣尹心衡  
等因文義合辭申請時賤臣猥隨諸臣之後亦略白  
其前後事實 上曰予於某豈有所惜 先朝之付  
有司蓋欲公之也遂 命禮官覆奏思胤前疏而可  
其請百世之公議始無遺憾而彼已已黨人誣讎之  
罪益無所逃猗歟盛哉此非 大聖人崇節立教之  
至意乎不佞素慕公有執鞭之願輒敢奮筆而告于  
人曰太常欲考公蹟而定公謚者則庶幾徵於此矣

乃尤翁之言也諸君子之論也余有所受者雖不文  
亦不誣云嘉善大夫禮曹叅判兼藝文館提學同知  
經筵事成均館事 世子左副賓客尹鳳朝撰

文正公辨誣疏

己巳正月 日

云云抑臣於此竊有極天冤痛之事當初渡江至郊  
之日終不敢承 命冒入者非惟畏館學之峻論實  
以爲極天冤痛未能伸雪則不敢立於覆載之間矣  
况敢涉跡清朝以近 威顏哉臣豈不欲因伏城外  
暴白父冤以俟 聖明之財處實以因山纔畢 聖  
心罔極不敢以私事煩瀆於 哀疚之中故隱忍而

歸矣今則賤疾漸苦朝夕難恃一朝溘然則目雖不  
瞑而無益於事雖或不死亦何以上亡父之丘墓乎  
今敢冒萬死略陳其曲折伏乞 聖明哀矜而垂察  
焉臣父臣故生員甲祚當 萬曆丁巳歲取司馬兩  
試時榜首李榮久當謁聖日率榜下投疏自陳不爲  
謝恩於 西宮之意臣父大言折之獨詣 西宮拜  
謝如禮賊臣爾瞻等驚駭咆哮事將不測有朴升吉  
者臣父蔥竹故舊也涕泣救解於其弟鼎吉鼎吉不  
聽升吉又請於其父社稷令綵招鼎吉涕泣闕諭鼎  
吉遂極力救解以免大禍止於禁錮臣父心嘗不快

恨不與鄭弘翼投畀遠方矣 反正後特除職以褒  
之 仁穆大妃嘗因今領議政臣金壽興外祖母鄭  
氏 下教于臣姊故郡守尹爛妻以爲爾父之奇節  
予嘗念之不忘而婦人不敢干與外事故使爾父尚  
滯下僚心甚歉然臣父聞之惶恐慚慙不敢在京從  
仕將不仕歸田則故相臣文忠公張維換差 慶基  
殿叅奉而歸之矣厥後陞遷奉事而盤桓不進畢命  
于田野矣 仁廟甲戌故議政臣沈之源掌令臣金  
德承持平臣鄭百亨洪憲等以名在凶疏上疏辭職  
事下該曹該曹回 啓曰此人等名在凶疏之誣自

有可證者其時生員宋甲祚痛斥凶疏獨詣西宮  
謝恩 聖上反正初特除職以褒之而今其姓名亦  
在凶疏中今此諸臣之誣枉舉此可知請令依舊從  
仕自 上允下故其時諸人無不清脫矣蓋其時凶  
徒議欲污巖多人取榜中最有名字者皆錄於疏中  
故臣父與之源等姓名皆在其中矣逮 孝廟朝廷  
臣建白臣父事極其詳細 上深用嘉歎亟命該曹  
特 贈司憲府執義以明崇報之義矣先是文正公  
臣金尚憲惜臣父之歿撰述碣文極其褒揚而文敬  
公臣金集寫之金集又大書題其墓道曰某官姓名

字某之墓夫二賢臣之文筆雖陵夷谷變而不可磨  
滅况我 聖祖褒嘉綸音炳如日星哉今尹宣舉外  
孫朴泰輔等對衆言臣父名在凶疏是叅凶疏之人  
臣聞來竊不勝崩霄哀痛求歿不得也夫 聖祖一  
言之褒昭如日星足以百世不磨且臣父歿後知舊  
誅輓彰明較著而其中一詩乃泰輔外曾祖尹煌之  
作也直書當時事無復餘蘊則至於泰輔宜無異辭  
而今乃如此臣實未知其故也旣而思之臣嘗言其  
外祖尹宣舉之忘義辱身之爲可惜故其黨凡係節  
義之事無不惡聞而欲害之者耶何以知其然也夫



江都之變 贈持平金益兼以儒生守堞禦賊竟殺  
其身其節尤可尚矣而宣舉之子拯乃以爲無必死  
之義槩以其無職事而死也若然則孔子何以美魯  
汪錡之以童子而執干戈衛社稷死乎况權順長以  
官人而與益兼同死而并被無義之斥然則自文忠  
公金尚容以下至於都正沈說掌令李時稷臣從兄  
主簿臣宋時榮皆是無義而死者也其所以害理傷  
化者豈不大哉又記曩者生員臣宋尚敏爲其師宋  
浚吉冒萬死伸冤賊鑄等杖殺之矣鑄等既伏誅  
殿下亟加嘉獎之語因有 贈官官子之教其在章

甫者無不奉讀 聖教欽仰感激至有流涕者今領  
府事臣閔鼎重爲寫尚敏文字而刊布焉故判書臣  
李敏叙作一文宇贊頌 聖德而將爲祭社之舉工  
役已興而宣舉之子推爲土主以慘刻之言沮之觀  
拯與推之意則蓋以爲褒揚節義之士則吾父益有  
所愧焉沮擊節義無所不至蓋苟有人心者孰不悲  
尚敏之歿而尚其義哉今以其事與其父相反而輒  
加害悖之言而今泰輔又於臣父陷害如此渠雖不  
念 聖祖德音獨不思其外曾祖之輓詩乎此正朱  
子所謂蔽於近而違於遠者直是可異焉夫聖人之

修道立教者三綱五常而已而所謂節義者所以扶植此物也後世義理不明遂分道學與節義爲二臣未見捨節義而爲道學者也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而成仁又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又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曾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歟君子人也孟子有舍生取義之訓而至於朱子則生於南渡之後尤以推明節義爲一大事至於五臺僧真實不屈而死於虜亦加表章此蓋國家命脉所在也昔温公譏東漢名節之士朱子非之曰温公但知黨錮諸賢趨歿不

避爲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却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毆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則荀叔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跡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或則遂爲唐衡之壻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爲非矣蓋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間亦自有一種議論文飾蓋覆使驟而聽之者不覺其爲非邪說橫流所以甚於洪水猛獸之害孟子豈欺我哉年來讀書只覺得此意思分明參前倚

衡自不能舍雖以是爲人所惡而終窮以死其心誠  
甘樂之不自以爲悔也朱子說此者誠以天下之興替所係無大於此故也今日世  
道之破敗至於如此將見荀彧之徒布滿中外而  
宗社不知稅駕於何地有識之士所以隱憂浩歎而  
莫知所以救拔也伏乞 殿下益懋聖學益明聖道  
一以大一統爲要而爲生民立極爲萬世開太平則  
彼爲邪說者自然消磨如魍魎魍魎之見白日中天  
矣孟子以匹夫而尚以雄辯繼三聖之一治况 殿  
下處其位而操其權乎臣不勝大願焉至於臣父之

事或 命更考史冊碑碣無一毫不符於臣之所言  
願 下一言以洗其誣則在 殿下有以繼 列聖  
之恩言而在臣家光榮溢於九泉矣臣不勝血泣祈  
懇之至

仁廟朝疏啓

甲戌五月十七日禮曹正郎鄭百亨上疏吏曹回  
啓臣等取見丁巳十二月新榜生員李榮久等上疏  
則自陳其不爲謝 恩西宮之狀末端又以誅鋤右  
袒之卒徒永絕邪議之根柢爲言聯名者七十六人  
而 反正之後出入華要明知其心跡不然者多在

其中而以其最著者言之如生員宋甲祚當其時慨然發憤獨爲肅拜於慶運宮聞者莫不稱歎故反正之初特授叅奉以褒其節而今其名亦在聯書之中則他人之受誣者可推而知之也况鄭孝誠其時以一不叅疏被削於泮宮之狀人所共知寧有其父不叅庭請而其子反叅於凶疏乃以誅鋤右袒等語陷害父兄者哉叅諸事蹟揆以情理可無待下覈而自明使之勿爲介意安心行公何如啓依允

孝廟朝廷說

戊戌正月十六日 召對贊善宋浚吉 啓曰小臣

昨日所啓蓋欲陳舉措是非勸懲合宜然後方可爲國鄭之問國人皆曰可殺兩司如彼爭執而尚未蒙允羣情悶鬱矣 上曰非惜之問也予意已悉於前日矣宋浚吉曰誅之問而褒宋甲祚似合勸懲之道矣 上曰宋甲祚何如人耶宋浚吉曰甲祚以丁巳新榜生員當大妃幽廢西宮朝儀久廢一榜之人皆不爲肅謝而獨自持藁席而往拜其時榜首李榮父等脅率榜下將同廢母之疏甲祚不從曰此疏其恐爲耶榮父等使人推問姓名則甲祚即索筆大書其名而給之人皆危之而適有救者只削籍

停舉而錮之 反正後官至奉事而未聞以此事特  
蒙褒賞之典丁卯之變國家不幸與北虜和親甲祚  
不勝憤慨有辭家長往之計未幾身歿故相臣金尚  
憲所製碣文詳之矣 上爲之嗟歎曰使此人見今  
日則以爲如何叅贊官徐必遠曰此卽贊善時烈之  
父也 上曰其家世有如是矣仍問甲祚是京人耶  
鄉人耶浚吉曰本是京人而倭變後娶妻於沃川仍  
居故時烈生長於其鄉矣 上曰宋甲祚贈爵極當  
各別舉行同月十九日 贈中  
訓大夫司憲府執義  
肅廟朝臺疏一節

丁酉正月二十日掌令宋思胤上疏云云臣竊伏念  
贈領議政臣宋甲祚卽宋時烈之父也少志學問趨  
向甚正常以朱子之學勉戒時烈而其在亂也亦以  
朝聞道夕歿之義貽書勗之時烈之學朱子之學畢  
竟爲百代之宗師者實甲祚式穀之功也當光海丁  
巳彝倫斃塞錮 母后於西宮盡廢朝儀甲祚以新  
進士奮然獨排凶議拜 恩如例一世竦服願見其  
面至如先正臣金尚憲亦嘗以正直之氣狂流之砥  
表章於文字而先正臣宋浚吉於 孝廟朝白其節  
聖祖爲之嘉歎曰宋時烈之賢有自來矣特 贈官

執義但節惠之典尚今未舉士林之間莫不以此慨然矣昔朱子父松官不過郎而追加靖獻之謚蓋其戊午黨議事爲可褒尚而其賜謚之制專以篤生賢哲觀子知父等語褒之甲祚旣生大賢繼朱子之統緒而其獨拜之節亦無愧於朱松黨事則今於甲祚豈獨無榮謚乎以我朝事言之李愼儀在光海時爲母后立節故雖未經應謚之秩而朝家亦旣拔例特贈且凡係節義之類無論官爵卑微率皆加謚者實我列聖之美意伏願殿下亟命有司特舉甲祚追謚之典又必收錄其奉祀者庸示褒獎

之意以爲一世之勸不勝幸甚凡此數事皆微臣前日素所蘊蓄而其在聖明扶植世道振勵士氣之方亦不無小補故今當拜章敢此附陳而瀆擾是懼辭不罄意伏願聖明裁察焉答曰省疏具悉今茲數件事所論得宜令儀曹稟處

英廟朝廷說

丙午五月二十五日晝講入侍時侍讀官尹心衡所啓贈領議政宋甲祚卽先正臣文正公宋時烈父也其平日操履之貞固行誼之純篤實爲士林之所推重光海朝爲進士時仁穆大妃在西宮同榜諸

人無一徃拜者而甲祚不顧禍焰獨爲肅拜其節義之卓卓至今聳動人耳目先正臣文正公金尚憲先正臣文元公金長生故儒臣鄭經世皆有揄揚稱道之言今可考信 仁穆大妃嘗下教於宋甲祚女曰予極感乃翁之義當時臣子獨乃翁一人此語載於宋時烈與故儒臣文孝公趙錫胤書中載於文集孝廟朝因先正臣文正公宋浚吉陳達 聖祖特加褒獎仍 贈執義矣其後以推恩 贈相職而節惠之典尚今未遑久爲士林之恨 肅廟朝臺臣疏請贈謚則以疏辭得宜爲 批仍令該曹稟處而其時

禮判以姑置之意陳白於 筵中而未及回啓至今遷就矣宋甲祚不但操守行檢之實合褒尚旣生先正終爲百世之宗師則可知其淵源所自而况其所守節義旣被 聖母之獎許 聖祖之褒贈 寧考於臺疏之批又有得宜之 教今若特 命贈謚則可以風礪一世而亦合於遵行之道矣 上曰 先朝旣令該曹稟處則其疏尚在該曹乎檢討官金龍慶曰其疏似當在該曹矣昏朝時禍焰彌天而甲祚不顧一身之利害詣 西宮肅拜以伸臣子之義其節操凜然可以廉頑立懦矣 聖祖旣因先正之奏

達 特贈執義 寧考答臺臣之疏以疏辭得宜爲  
批其褒賞之意亦可以仰揣其在崇獎風礪之道合  
施節惠之典矣叅贊官李顯祿曰朝家於行誼卓異  
之人輒施贈職賜謚之典者前後非一宋甲祚不但  
以先正爲子而已其行誼節義俱爲士林之所推許  
則節惠之典烏可已乎尚今未行實爲欠事矣同知  
事尹鳳朝曰此非未及回啓而然也其時禮曹判書  
閔鎮厚筵白姑置之其言亦稱宋甲祚之樹立卓然  
而未以今姑置之之意陳達雖未知其意之如何而  
亦豈終始防塞之意乎蓋甲祚事非一時慷慨取辦

之比其時榜首會一榜將以不拜 西宮事陳疏脅  
諸生署名其中雖有持正論者凶焰之下無不靡然  
而獨甲祚却筆不署凶徒問其名乃大書姓名給之  
而出卽往拜 西宮節槩之毅然如是矣癸亥 反  
正初以此拜齋郎至奉事丁卯媾和後又棄官下鄉  
不仕其一生本末以節義自樹者尤可見矣先正臣  
宋浚吉筵白時 孝廟聞知其爲宋時烈之父嗟歎  
曰家世有如是矣褒尚之意豈不甚盛矣乎職品雖  
未及於正卿若有戰亡之事則亦或有 贈謚之舉  
雖曰同是節義宋甲祚不可與一時歿事者比而况



家庭之內又生大賢昔朱子之父朱松嘗於靖康初立節而又以朱子爲子故其後以此贈謚此事正可爲今日甲祚之例崇褒之典烏可已乎今不必待該曹覆奏自上特令賜謚亦無妨矣于恩本非美事續續以此等事陳達者臣嘗病之而宋甲祚事與他有異故縷縷仰達矣上曰其時陳疏臺臣誰耶心衡曰卽掌令宋思胤也上曰凡有一節之士皆加褒獎之舉則於宋甲祚豈惜節惠之典乎先朝稟處之命蓋欲付之於公議也分付該曹使之卽速回啓可也特進官李裕民曰閔鎮厚當聖候彌留之

時以非時急之事請置之初非防啓之意矣心衡曰其時臺疏以萬東祠民田劃給等事并請而皆爲姑置矣但今至十年之久原疏之尚存與否未可知該曹若無原疏則何以爲之耶鳳朝曰其疏如或不在于該曹則以今日筵說出舉條使之回啓可耶上曰既是未回啓之疏則似當畱置該曹矣然原疏若不在則以此筵說出舉條使之稟處可也

禮曹回啓

六月二十五日判書李宜顯參判洪禹傳參議李顯祿

啓日粘連云云去五月二十五日晝講入侍時仍侍讀官尹心衡所啓掌令宋思胤上疏既是未回啓

之疏則似當畱置該曹矣原疏若不在則以此筵說  
出舉條使之稟處可也事 命下矣觀此掌令宋思  
胤上疏則上款華陽 祠宇事曾仍禮官陳達既有  
置之之 教今無可論下款卽 贈領議政宋甲祚  
特爲 賜謚事也宋甲祚節義卓絕宜加褒獎卽公  
議之所同然頃日講筵入侍諸臣合辭陳白 聖上  
以豈惜節惠之典爲 教臣曹尤無容更議 贈謚  
之典依 聖教舉行之意分付何如 啓依 允首  
望守義不屈曰景嚮忠內德曰獻副望清白守節曰  
貞獻上同末望貞上同德性純淑曰懿首望蒙 點

丁未四月日吏部郎金龍慶宣謚于曾孫宗錫任所

家傳

文正公著

申象村欽嘗謂余府君睡翁公曰吾外翁判書公旣  
濡迹於乙巳故士論不與之矣余非不知如此而迫  
於諸表之請將不免作神道碑未知士論如何先府  
君曰一從實迹則何傷乎象村曰似不可全無回互  
矣且當時死生立斷惟權忠定若干人外全無疵累  
者甚少獨何必深咎外翁也且舅氏大諫公應極詆  
栗谷然後攻之者并及於判書公增其惡名此則似  
非公心矣

壬辰四月 大駕西幸極其猝遽其前先府君諸兄弟逐日往闕下聞知邊報及朝家所以應變者是日早又步出向闕才出京營大路則月城君李公廷穉走馬疾馳曰 大駕已出而吾等亦未覺豈有如是之事乎又見棄輦于路傍而問之則曰 中殿以輦坐發行輦陪軍卒至此而皆散走故 中殿以馬坐而行云先府君每說此必流涕矣

諸父府君久於寧越無以為資遂謀南下艱關跋涉金姑至報恩則護軍公金好德無恙習靜府君至永同則鄭氏家亦無恙先府君則至懷德注山寓于宋僉

知黃生家家奴加未富埒封君在僉知家一里許故能得其力伯父府君移寓清州馬巖仲父知禮府君則受職于 行朝習靜府君每念先府君數數來見于懷德一日相會時知禮府君銜 命往嶺南也歷入注山猝然邂逅悲喜難勝知禮府君不忍捨去欲小畱習靜府君曰雖在平時君命不可宿畱况此危急之際 行朝命令固當疾速飛傳使嶺民知 行朝消息可矣諸宗始將以酒饌挽之及聞是言皆嗟歎而止焉

余外祖奉事郭公諱自防甚有孝行重峰趙先生起

義兵討賊奉事公往從之趙先生喜曰吾事濟矣監  
司尹善覺惡先生使列邑囚禁義兵之父母兄弟奉  
事公考亦被囚于沃川奉事公卽歸省之則其考責  
曰此何時而汝敢顧私乎奉事公遂歸與先生殉節  
于錦山習靜公謂先府君曰吾家旣流離沛聞郭  
氏旣是忠孝家汝可壻于其家先府君曰唯命是從  
遂與定約當時無以爲禮木鴈亦無得處知禮府君  
一夜之間手自造成而衣服皆出於僉知君之所借  
云

吾先府君四歲而祖妣棄世朴姑母早昏而早乳故

常乳先府君云

金姑母容貌遜於朴姑而度量弘深識見清遠其於  
經史無不通貫亦能作文而每韜晦不欲人知其記  
性至老不衰凡國家故事先世遺蹟歷歷言之如隔  
晨事嘗自言未行時聞牛峰叔父訃設位哭之情事  
罔極因出先考所遺器物點視蓋欲檢出叔父書札  
以爲家狀之地也其篋中有先考手記進士祖妣柳  
氏行蹟頗詳矣因誦其文甚習余請手錄以示宗族  
則曰吾平生未嘗以文字示人也遂以諺書錄出  
孝宗癸巳吾宗請旌柳氏節行也只據墓表爲狀則

墓表只寂寥數行遂舉姑母所誦祖考記文纂次以呈焉姑母時在報恩余以其諺錄亟送於懷德則同春開見而涕淚雨下義理之感人如是而非同春其能如是乎同春嘗見其外舅鄭文肅於尚州歸路歷拜金姑母於報恩而謂余曰何其言辭舉止一似其諸兄弟也蓋謂吾諸父也

吾先府君兄弟凡五人而習靜公爲第四先府君第五也金姑母言嘗見母氏密藏手記云吾產許多子女而無異夢惟孕第四第五時見雷霆大震已而天地開霽於第四則如是者二次甚不尋常故記之將

以驗其徵也云云此記藏于箱之匡竹間母氏棄世後箱弊而其記自露矣

金姑母每言吾母氏德性之美不可盡言撮其大者而言則疑定不撓動凡事商量處置之後則雖以大禍福恐之悠悠然不以爲意吾兄弟中第四第五克類矣

習靜叔父與吾先府君友愛甚至先府君寓在沃川九龍村叔父在永同高塘浦相去十餘里每四五日必一相往來而時或乘馬無僮叔父嘗自九龍村暮歸先府君令一奴陪行其奴老病至江上謂其奴曰

汝病不可犯漸卽先驅馬而渡回送其馬使騎而渡  
叔父沒後每泣而言曰如許仁君子何以不壽耶  
故奴叟文姜姓其母獻飛來自李判書正獻公家乳  
先府君故先府君視叟文不以奴僕而叟文亦盡忠  
焉每習靜叔父往來九龍村也叟文必預具雞酒進  
酒以大椀叔父必盡其雞酒戊午六月叔父訃至自  
關西叟文至誠哀痛陪先府君走往關西護喪而歸  
叟文子孫今至累百餘人豈其忠誠之報也耶  
先府君碣銘清陰文正先生所撰其請銘之時先友  
諸公各有著述而牛山安丈稱引最重後世子孫可

考而知也大抵氣象言行與習靜叔父略同而先府  
君主於嚴重叔父則主於仁厚故嘗聞郭教官志丈  
論議於叔父則每有愛慕之意於先府君則每有嚴  
畏之意矣

先府君安貧守義不以溝壑動其心當丁巳年獨拜  
西宮而歸也訛言日興以爲朝夕急報至先府君悠  
然不以爲意儕輩來致敬服之語而亦默然如不知  
有是事或問其曲折則只答曰此何足問也以故鄉  
里之間知其詳者鮮矣

先府君居家常穆然如齊或終日不言

萬曆己未大旱庚申春餐粥屢絕先府君處以必死  
曰亦命也隣居常漢以大豆二斗有來獻者先府君  
却之曰無可受之義儕輩送助則受之

丁酉九月習靜叔父就先府君於九龍村村中老少  
大會各持雞酒方飲忽有人自西而來急呼曰倭至  
矣蓋倭賊自素沙敗於天將麻貴者遁還也叔父急  
歸高塘浦率家屬走避先府君亦由家後山避之數  
日後聞知禮府君遇賊被害於清州青川縣青石橋  
時倭賊彌滿於遠近習靜叔父與先府君冒死奔哭  
於青石橋歸殯於清州馬巖然後乃歸焉

戊午六月初習靜叔父訃音至自平安道時方亭午  
也蓋當時虜方陸梁于遼瀋我師方屯聚于平安故  
羣慝惡叔父最甚事見誌陷之於歿地也復兼搜銀御  
使因爲譯輩所鳩也先府君怨痛如不欲生終日達  
夜痛哭時吊者雲集先府君令叟文治行翌日晚朝  
待野隱公自永同至前路同時發行野隱公以持騎  
卜馬先府君只一馬從之者只叟文而已自沃至龍  
川幾二千里哭泣一如野隱公兄弟路上一未嘗脫  
衰朝夕哭奠上食一皆行之旣隨喪到永同長在喪  
次雖略至於家亦居宿於外蓋自六月至其年十一

月葬前疏食行素而不能病翌年六月脫服於永同  
而歸知舊來慰則先府君猶涕淚流下焉當時弔於  
先府君及弔於喪次者哭之如哭親戚葬時送者亘  
數里焉蓋先府君與習靜叔父氣厚而健平生未嘗  
有疾人皆謂享年踰百而俱止於斯痛哉金姑稟質  
略與相似而獨享大年矣

先夫人性度豁然雖貧甚亦好施與當丁巳歲先府  
君以拜 西宮愠于羣小訛言日至以爲朝夕有  
嚴命先夫人曰幸而未減而竄謫則奴婢從行者無  
之不過汝等持瓢乞覓而相養而已處之悠悠焉同

里有朴彫者鼎吉之堂叔也附於鼎吉又叅廢 母  
疏其家誇詡曰將爲察訪矣先夫人曰廢 母而得  
利不以爲耻而乃反誇之乎及 仁祖大王反正先  
府君受職先夫人亦不喜曰人或以吾家爲遭時得  
得者則羞愧甚矣

忠孝家說贈宋持平時烈

余少時聞宋奉事龜壽與其弟圭菴先生忠孝俱至  
幼年喪母任情過哀所伏苫席因淚必腐燕棲廬幕  
生雛皆白人以爲誠孝所感後圭菴立朝名動一世  
及 仁廟即位圭菴不量時勢欲做三代事業羣奸



側目竟得重罪壁書之變李芑會賓廳錄罪人名點其當歿者至圭菴芑大點之鄭順朋曰此子可惜芑不聽殺之後芑謂人曰宋麟壽豈不是善人但行大事不可拘小節比如欲修基址則雖有奇花異草不可不芟刈也李判書潤慶與其弟議政公同有時望仁祖末判書公子中悅與其友李輝有私語犯時忌及乙巳禍作鳳城君亂中悅稟于判書公公曰身歿雖可惜朋友豈可倍乎中悅問於議政公公曰不可爲朋友而自就歿地也中悅乃自告于朝亦不免歿乙卯倭變判書公尹全州議政公以都元帥鎮羅州移書

于判書公曰賊鋒甚銳願兄勿進兵少避判書公曰吾受國厚恩當以歿報遂以兵赴靈巖助戰得捷云嗚呼彼宋李兩家忠孝大節雖在千百載之上人無不感奮興起況於近代乎生也最晚旣不得登門覲德則景慕風義徒切山仰思識其子孫病伏遐荒聞見未及曩在癸丑年間余寓居洛下時有宋邦祚永叔者登第筮仕以行義爲儕輩所推許余問其先世於人則宋李兩家是永叔之內外祖也余私喜幸自語平生宿願庶幾可償一日遇永叔於隣舍聽其音聲接其辭氣非悅草戰豺之類而宜其爲忠孝家子

孫也甲寅冬余搬家南下杜門牛山深谷自此京鄉  
隔絕夢寐不到永叔之卒於西塞也經數歲因人聞  
訃痛傷特甚以爲永叔旣不幸早世雖有諸子想未  
及成長矣未知昆弟幾人而亦有如永叔者乎嗟歎  
不已最後人有自京來者語及廢論謂余曰去丁巳  
司馬榜榜首傳會邪議劫諸生上疏請勿拜西宮  
有一士子非徒不叅凶疏獨詣西宮依例拜恩  
人皆謂之堅強不屈爭相稱譽子其聞歟余問其姓  
名其人曰姓名則不知而居湖西者也余曰今世豈  
有斯人此必傳之者誤也然猶不忘于心會趙江陰

德安偶至溪上余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言先以此事  
詰之德安曰此乃宋佐郎永叔之弟而名甲祚字元  
裕號睡翁者也因言睡翁其時舉措及平居言行纖  
悉備具余喟然歎曰不有是兄焉有是弟加寶田杜  
氏數等而宜其爲忠孝家子孫也丙寅閏月睡翁自  
沃川訪余于牛山余時以事適在松山舊庄睡翁留  
書曰嘗以同時爲幸而每有地遠之歎今者進住孔  
邇竟值巧違同志之一見亦有數歟然神交已久豈  
以不面情義有損也遂悵然而去余以此爲平生至  
恨丁卯春余領兵至全州睡翁以散官亦來屬撫軍

司幕下余因與同處累日未幾行朝命罷義旅余  
卽解兵而歸睡翁拘於事勢爲姑畱計客橐無糧資  
余傾一行餘儲以贖之握手流涕而別居無何睡翁  
亦還家臨行寄書曰國事罔測言之痛哭羞辱之極  
萬古難雪只恨吾死不早以致此事及耳徒憤慨無  
益則欲決意入山以終餘年卽當還鄉以卜藏身之  
地然後擬進兄所展此衷曲而何可必也明年戊辰  
夏四月睡翁病切道途繇遠邈不聞知庚午冬德安  
書以報之余爲位而哭哭之長痛以爲睡翁真趙嘉  
之流也噫永叔早世睡翁又逝天何奪善人至於此

耶天意未可知也雖然忠孝子孫豈止於斯二人乎  
當必有繼之者尋常言語間每向人說不置後永叔  
子時榮以主簿微官丙子之變入江都同仙源金相  
公死節今并享忠烈祠睡翁第三胤時烈英甫以學  
行爲世名儒望重朝野古所謂青成藍藍謝青者此  
也忠孝家子孫久而愈顯雖四代翟氏無以過矣英  
甫以余爲睡翁知已上年季冬命駕來訪相對悲歡  
破涕爲笑英甫因請余曰吾先子知已莫如公願記  
一言以爲家傳余感其至誠不敢以不文辭第其言  
行遺跡已載於諸公記事而清陰金相公所撰墓碣

銘尤爲有道不愧之文則以余犬吠驢鳴其如土上加泥取人譏侮何雖然越千里來意之辱不得不報塞聊書所懷如右以答其請又以一說繼之於後惟英甫察之英甫其時行色忙遽不得信宿而去雖欲贈言尚可得乎只以先賢之出處可疑近世師友間晚節之未盡者爲英甫略及之英甫其記憶之乎否英甫得之於家庭質之於先覺學博而行全識高而見明其於出處晚節不待人言而講之熟矣余何敢容喙於其間哉顧余年踰七旬去八纔五此日之別卽是永訣歸見睡翁當在朝夕睡翁倘問贈吾兒何

言云則余將無以爲辭僭易及此未知英甫以爲何如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吾英甫勉之哉丁亥仲秋旣望延昌後人安邦俊書

睡翁先生日記卷之二

嗚呼此我先祖睡翁先生日記也始自天啓四年  
甲子正月初一日至于崇禎元年戊辰三月二十  
八日卽易簣前三日而皆先生手筆也觀此五年內  
逐年逐日之所記者則自朝至暮酬應動作一一盡  
書某人之來某書之至某所之飲某處之遊并皆收  
錄纖悉無遺至於患難危急蒼黃困欲之際心力所  
及一如平日迺變扈從之行虜難奔問之事俱在錄  
中令人感泣蓋其忘身憂國尊華攘夷之義自然有  
不可掩處矣如非先生天稟慷慨義理嚴截豈如是  
卓卓乎世之聞先生者只是獨拜西宮一事而其

於所存之正隨處皆然則後人莫有能知者是可恨也况此日記係是先生晚暮筆迹則從前所錄似必有許多年成帙者拜 西宮時事亦豈無所觀而惜乎無有存者或者子孫家互相傳看以致轉借而全失耶此錄凡四冊而藏在族兄英相氏家吾輩以後生亦未嘗聞今其胤煥德始出之余乃盥手而敬玩其中甲丁之變有不忍言而先生斷斷血忱凜凜氣節雖在百世之後猶使人感激而興起則惟我不肖輩豈忍一覽而止哉茲就原錄中變亂時事蹟師友間追隨段段抄出作爲一冊又以先生寄我高祖

兄弟書及抵其友牛山安公怡愉堂李公書并付於下以爲子孫傳守觀感之地嗚呼欲知我先生者觀於此數段猶想其大槩矣爲我先生之孫者敢不服膺而益相勉勵乎哉

崇禎紀元之百五十四年辛丑陽復日五代孫龜相謹錄

右數行龜相猥以日記事實略書顛末覽者或恕其僭妄否耶龜相仍竊惟念我先生氣像牢落豁達義之所在不顧夷險蓋於金公德識謫中委訪事而可見其一端矣龜相年少時聞於金老玄錫

玄錫卽松崖金文貞公之孫而與故判書金演爲至親者也爲言年前金判書爲錦伯也適往見之則以爲頃者吾巡過永同訪宋都正於鶴村矣玄錫怪問其故則曰吾家與彼世誼不凡昔我先祖大憲公立節昏朝竄于長鬻海陬窮荒誰復問之忽有一客至門稱以沃川宋進士而請謁吾祖慌忙延入則儀表嶷然令人起敬吾祖改容而問曰公是何人而遠來相訪宋進士言其姓名卽丁巳獨拜 西宮者也吾祖大驚喜爲之留數日語蓋其言議峻正胸次坦蕩真君子人也且宋公之言

曰吾慕公節義願一見之而公之放還無期吾又漸衰或恐日後人事有不可知者不謀於衆徒步而來宋公此事可謂絕異於人矣尤菴之尚氣節豈無所自來耶云云嗚呼此在先生不啻爲疏節而猶令金氏家世傳而稱道則其他事蹟之可傳而可法者豈但止此而已哉甲子以前日記之全然無有無所考見尤爲子孫輩至恨故今以嘗聞於金老者書其大槩又以先生身後諸文字附錄於下欲令覽之者一舉而并悉其始終焉

右睡翁先生宋景獻公遺文詩一首書牘六首日記

系以行跡與墓文合二卷先生之五代孫龜相氏所  
裒輯成書者也嗚呼先生之堅秉節義篤生賢哲與  
朱韋齋相似者固已爲斯文之一奇事而斯篇也又  
可以備見先生器度之弘廣學識之峻正也先生草  
野一布衣耳而其寤寐 王室憂樂與共之苦心血  
誠炳然如見於言外則先生之賢蓋不特拜恩 西  
宮一事而已九翁家學淵源夫豈偶然也哉龜相氏  
命鍾秀以校正之役附書一語于其下云爾  
崇禎三丁未季春崇祿大夫行龍驤衛司直兼判義  
禁府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

奎章閣提學清風金鍾秀謹書

右我先祖睡翁先生日記而族叔閒溪公所抄出者  
也余於其抄刪之始亦有與聞而不能盡意校勘爰  
謀刊行而無以致力竣成每相對發歎及公之歿諸  
族之致恨亦益深矣今漁谷族叔圖所以壽其傳而  
要余修正顧以衰昏冗擾其何能致精乎只就字句  
間舛訛處略加攷訂而付諸剞劂其出力鳩財期得  
訖功者族弟煥學也噫先生之潛德卓節甚爲前後  
諸大賢所表章而有以垂耀百代矣後之人欲知先  
生者宜於斯觀之也然其氣像規模言議志趣則有



不  
明  
象  
先  
生  
自  
言  
語  
莫得以一一揣想耳凡今覽此日記者殆無間親炙  
而倍有所興感是又豈非後裔後學所共爲幸哉漁  
谷族叔名願相於先生脚下諸房中方居長云  
崇禎後三庚申孟夏先生六世孫煥箕敬識

